

派对

RAVE PARTY

Cà Cà !

时尚生活，

干净内心！

小资主义的晕厥，

BoBo的抒情。

歌唱的苏画跳舞反抗——

哈，迷幻香，暗红灯，

你闪亮闪亮的眼……

骆平著
长江文艺出版社

中南大学图书馆



000055191

舞舞舞



骆平一著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Rave Party

(鄂)新登字 05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锐舞派对/骆平 著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02.12

(“红白蓝”书系)

ISBN 7-5354-2423-6

I. 锐…

II. 骆…

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89134 号

策 划:红白蓝工作室

责任编辑:何性松

责任校对:朱久山

封面设计:青云工作室

责任印制:周铁衡

出版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5443721 传真:85443901)

(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:430022)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5443821 85443717)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E-mail: cjlap@public.wh.hb.cn 传真:85443862

印刷:湖北省峰迪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8.875 插页:5

版次:2002 年 12 月第 1 版 200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170 千字

印数:1—15000 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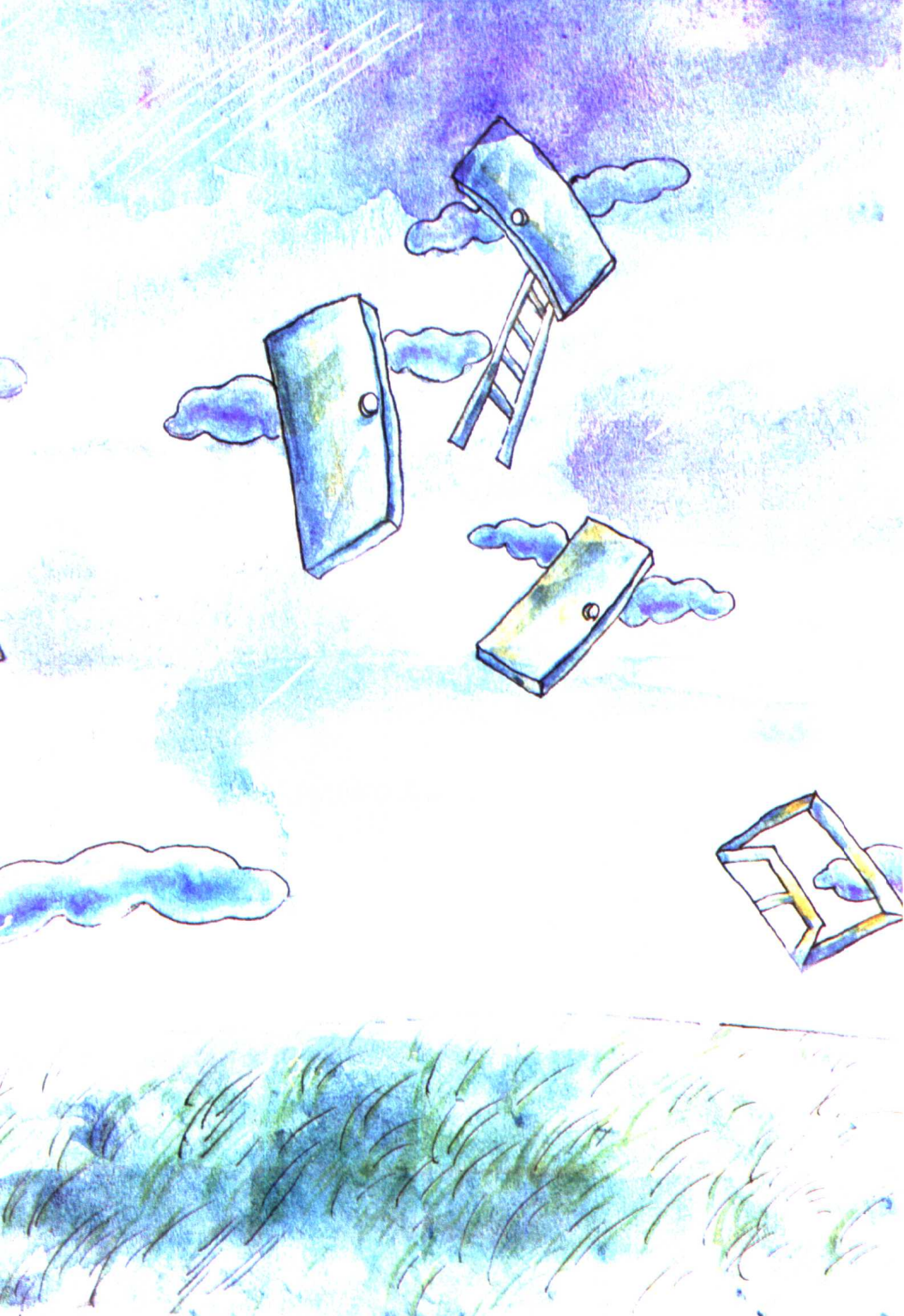
定价:18.00 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5443721 85443843)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





噢， 秩序

-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|
| 第1章 | [抽动的拇指]/1 |
| 第2章 | [水粉画华尔兹]/24 |
| 第3章 | [花朵是春天的敌人]/49 |
| 第4章 | [吾爱,我需要一些干净的词]/73 |
| 第5章 | [墓碑西面的阳光]/93 |
| 第6章 | [生活是最残酷的锐舞]/114 |
| 第7章 | [苍青和碎蓝]/137 |
| 第8章 | [忘记你,我的维也纳]/164 |
| 第9章 | [爱情就是卡夫卡的城堡]/193 |
| 第10章 | [一个解构主义的文本]/217 |
| 第11章 | [在黑夜中坠落]/241 |
| 第12章 | [绛红色的荒原]/268 |



第一章

抽动的拇指

A

我出生在一个漫长漫长的夏天，在一个遥远遥远的海岛上。

苏画。我的名字是苏画。我有两个孪生妹妹。一个叫做苏幻，一个叫做苏鸟。

然而我该如何形容我自己呢？

我的家世是一部冗长热闹的欧洲版电影，父母的爱情完全没有张艺谋渲染的那种苍凉纯美的黄土情节，两者有如云泥，仿佛奥地利宫廷伦巴与中国西部风情的民族舞。

母亲是一个天真到荒唐的女子，她所有的感情经验都取自“小资”调调的读本。她有五册一式一样的《少年维特之烦恼》，残旧的内页，却穿着一层用脆薄的水果糖纸糊弄的花花绿绿的外衣。我想象不出一个女人为何重复珍藏同一部作品——她又不是收荒匠。

年纪很小的时候，母亲就爱上了父亲。那时她有清澈的眼眸和丝一样的头发，是无数男生意淫的对象。据说有一个高大健硕的男孩子接连送了她好几块绣花手帕，手帕上抄写着《红楼梦》里面的锦绣词句。男孩子身家清白，老爹累死在资本家的纱厂里，苦命的姐姐不得不卖给人家当丫鬟，做娘的哭瞎了眼，家里一度穷困得砸锅卖铁，比杨白劳还杨白劳，比白毛女还白毛女，比较起来那些样板戏真是小菜一



碟。男孩子在新中国的艳阳天下幸福地成长，入了党，当了团支书，浑身上下红光闪闪。

但母亲活生生地出卖了这个前途光明的男孩，把抄录了“良辰美景奈何天”的手帕公之于众，害那男孩上吊自杀——未遂。母亲执意爱上的偏偏是背景发黑发臭且手无缚鸡之力的父亲。

当年他们是同班同学，功课统统荒废，时常到农场里割草，抑或放牧牛羊。没办法，那个年代的学校教育多半如此。没有叫你窝在干稻草稀牛粪里睡觉已经很不错。

父亲是 1966 年的浪子，是 1966 年风花雪月的洋场小开，叫他穿着阴丹蓝布衣裤，背诵着毛泽东语录，喝着山药蛋汤，体验着贫下中农的勤劳苦辛，他的骨子里照旧是一张浮世绘。

背地里，父亲总是握着一支烟，有时是旱烟叶，有时是卷得考究的雪茄，天知道那些丰富的资源从何而来。他吸烟的方式很另类，一边缓慢地、散淡地行走在苍茫的牧草间，一边虚眯着眼，仰头凝视辽远的斜阳，隔很久，才静静地、深深地吸入一口烟子。那样的姿态，有一种孤傲沉思的气韵，十分优雅十分忧郁，即使是全世界最浅薄粗俗的男子，你也会以为他正在思考宇宙洪荒的大问题。

母亲便是为此而魂飞魄散，爱上这个一边走路一边吸烟的前地主少爷，爱上她的少年维特，从此背负起双重的家庭暗影，心甘情愿地跟着他放逐到了荒凉的海岛，在一间四壁透风的木棚里拜堂成亲，很有点地老天荒的决绝。母亲爱父亲爱得相当长久，一直爱到她患上支气管炎为止。



母亲的第二任丈夫是法国巴黎的华裔理发师，她嫁给他的原因居然与法国的光艳巴黎的香氛无关，仅仅在于他是个一边跳踢踏舞一边剪头发的理发师。

理发师是在1984年回国探亲时邂逅母亲的，母亲在风靡全国的山口百惠的热潮里梳着不合时宜的幸子式的短发。来自巴黎的理发师为她做了一个很洋派的发型，并将她的头发层层叠叠染成了茂密的红枫林。他像童话里擅长巫术的占卜师，黑衣长靴，唇边一撮质地粗硬的胡楂，身体格外轻盈，一前一后地微微晃动，手里悠闲地拽着母亲的碎发，一双脚很不安分地踢踢踏踏，铿锵若舞。一边跳踢踏舞一边理发的男子诱惑了我无邪的母亲。她决意成为一名理发师的太太，并且当真带着五本窸窣作响的《少年维特之烦恼》，远赴异邦。

其时少年维特轻薄斑斓的外衣已被我破坏得体无完肤，淘气的我偷偷撕下了其中一些糖纸，摊在掌心，将手掌尽量绷直。我发现，有些糖纸会轻轻髹曲起来，像蜻蜓一样翩然欲飞，有些却不会。

再嫁的母亲与她过气的浪漫同时音信杳无。实在的，我很怀疑那来历不明的理发师，谁晓得他的顾客是哪一族类，搞不好他的理发馆坐落在贫民窟里，门前有暧昧的暖紫色灯影，而母亲，是他的招牌菜。来自东方的、悲伤的蒙娜丽莎。在午夜隆重登场。

母亲已是三女之母，但我仍有理由相信她幼稚如昨。假如我与她毫无瓜葛，我会以为她确是个很妙的女子。她的爱是复杂的动态，是粘稠厚密的上等油漆，迟滞胶着的液体，蜿蜒流动，渐渐凝固成尘。



小学三年级最常练习的句式是：一边……一边……。书上的标准例句往往是妈妈一边洗衣服一边唱歌，小明一边写作业一边听收音机。很快乐的一心二用。轮到我，如果轮到我，至少我可以造两个得体的句子。

我的父亲一边走路一边吸烟。

我的继父一边理发一边跳踢踏舞。

多棒的结构，值得喝彩。

至于父亲，父亲是无所谓的。忘了告诉你，我的父亲是画匠。潦倒的画匠。嗜爱成瘾的画匠。没有灵魂的画匠。他背着画布四处浪荡，不过你别误会，画布对于他并无特殊含义。他可以是背着被盖浪荡，可以是背着女儿浪荡。不一定非得是画布。此外，他的浪荡从来都没有给过他天才的灵感。他的作品以古代仕女图居多，都是摹仿之作，唐朝的、宋代的，丰肥的、瘦削的，丰鬟盛髻，珠环叮当，高贵地冷眼盯着你瞧。

与时俱进的素质父亲倒是有的，过新年他画红鲤鱼跟胖萝卜，以及穿肚兜的傻小子肥妞，张张脱销，供不应求。父亲一点都没有无名画师的寒酸相猥琐相，他俨然是重生的毕加索，派头十足。无论季候，父亲永远尽力穿上笔挺的西装，松松扎一条纯色的领带。作画时他习惯左手夹支烟，修长的无名指上套住结婚戒指，右手握着画笔，小指斜斜伸出按压画布，久不久来上一口烟，再缓缓喷吐而出，烟雾徐徐弥散在他的画室，不知多有型。

活到50岁了，父亲突然转向动漫，出了几本煽情的漫画书，被誉为日本漫画的中国传人，引逗得一大帮平均年龄



不足 16 岁的孩子疯狂写信给他。电视台的记者扛着摄像机来作访问，可怜我的父亲，几十年没有过面对大众慎重发言的机会，得意之下三言两语就扯偏了题。他振振有辞地说，相比之下，柏拉图的思想微不足道，因为它缺乏强烈的性欲冲动。正式播映时，这句惊世骇俗的话理所当然被剪切掉了。

父亲从来不愁红袖添香，画院里的纯情美少女是春天原野中的绿草，一年一年，一茬一茬，生生不息，来来往往。而我的父亲，我的父亲是一艘招摇静止的游艇，一辈子都有女人乘着风帆滑翔在他生命的边缘。

他们告诉我，在我两岁的时候，父亲母亲的感情已经变成了斑驳肮脏的旧抹布。由于被动吸烟，母亲患了严重的支气管炎，整日仰着脸，摇摇摆摆地走来走去，吭哧吭哧地咳嗽，哗啦哗啦地吊出大串大串的痰液。母亲厌恶父亲的烟。父亲厌恶清心寡欲的生活——没有男人会与胸腔震动如风箱的女人做爱。他们彼此憎恨对方如鬼魅。

1976 年亲爱的唐山之旅不过是一场徒劳的挣扎，愚蠢的朋友建议他们故地重游，去一趟早年相遇的唐山，那是他们的故乡。于是父亲母亲节衣缩食，买了昂贵的船票，买了昂贵的面包饮料，在一个海鸥低回的日子离开岛屿。行船溅起的海浪碎成霏微的雨，飞灰似的洒落在他们脸上。他们踏上了失败的旅程，虔诚地试图让青春年少的爱恋原音重现。

我的父亲母亲怀着战战兢兢的心情，去了学校，去了车站，去了牧场，去了电影院，去了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生前居住的深宅大院，去了一切理当留下但确实没有留下任何甜蜜

记忆的地方。他们宛如一对听话的小学生，一道一道地做完规定的习题，临到考试了，忽然间忘掉了最重要的公式，急得要尿裤子。

母亲依然剧烈地咳嗽，父亲强打精神，温柔地抚拍她的脊背。他们在唐山的街头貌似深情款款。但他们眼神凄迷。他们的心事飘零。

那个郁闷的八月的夜晚，他们认真抚摩着对方的肌肤，可久违的身体给予他们的感觉不是激情而是陌生。他们做爱的姿势勉强，别扭，夸张的喘息因伪装而走调。

在他们深入彼此的时刻，某个刹那，某个较为销魂的刹那，某个致命的刹那，相信也是刚刚有了孪生妹妹的刹那，山崩地裂的悲剧发生了，唐山在转眼间变成了一地废墟，布满泥泞、尸体和尖声哀叫。

我的父亲母亲幸免于难，他们赤身站在瓦砾间，惊惶地注视着初恋的城市，一时间竟无法分辨强烈的震动究竟来自内心还是地壳深处。

地震之夜萌生了我的孪生妹妹，母亲分别为她们命名为幻、鸟。幻觉和飞鸟，那是爱情的穷途末日。

孪生妹妹满月的第二天，我的父亲母亲去了街道办事处，在母亲声泪俱下的坚持中，他们领取了印制粗糙的离婚证，成功地撤离了摇摇欲坠的婚姻之厦。

离婚的母亲恪尽职守地哺育我的孪生妹妹。她们长得比一般的孩子更加健壮，比一般的孩子更早喃喃学语、蹒跚学步。其后很长一段时间，我们照旧住在荒芜的海岛上，母亲很安静，坐在正午的窗前，腌制青菜，烘烤干鱼，或者为她的三个女儿缝制碎花布的小衣裳。



后来，母亲走了，去了巴黎，嫁给理发师。再后来，父亲厌倦了海岛咸湿的风以及咸湿的饮水，带着新的妻子，带着我们三姐妹，迁移到干涸的内陆。成都。一座阴湿的、物质化的城市。

我知道，是从慢慢克服了水土不服的凄凉开始，我逐渐忘记了我的母亲。

苏画。我的名字是苏画。我有两个孪生妹妹。一个叫做苏幻，一个叫做苏鸟。

其实，我并不爱她们。

苏幻与苏鸟。我的孪生妹妹。她们是如此相似，好似这一滴落雨与那一滴落雨。而我呢，我不是落雨，我是另外一种事物。譬如树。在很深很暗的、荒无人烟的岩缝，一棵孤独的树，不开花，甚至于没有虬结的枝叶，只有灰败的、孤零零的树杆。

苏画。我的名字是苏画。我喜欢静寂，喜欢白色的沙，喜欢一切美丽与坚冷的词语。

她们呵，她们自然与我有诸般不同。她们的血脉里有着惊天动地的印记，是镌刻在皮肤上的刺青，一团一团的、整饬的玫瑰和青龙，永不消逝。

她们的头发是轻褐色的。干燥。温暖。手背插进去，会拂过一阵沙漠的风，风里有轻褐色的细沙。

她们唤我。苏画。升一个音阶。苏画。降一个音阶。苏画。再升一个音阶。苏画。再降一个音阶。苏画。

苏画。苏画。苏画。音阶起伏不定，来回往复。我命



令，叫我姐姐。她们诡异地相视而笑。苏画。她们唤我。苏画。升一个音阶。苏画。降一个音阶。

我终于哭泣。却无人理睬。苏画。苏幻。苏鸟。我们是海岛上的孩子。《青青珊瑚岛》，你看过那部电影吗？我们的生命同样降临在蛮荒中间。文明与性的启蒙恍若隔世。

我哭泣。苏幻和苏鸟，我的孪生妹妹。她们讪笑地望着我，无动于衷。其实，我并不爱她们。

我说过，在她们身上有着关乎灾难的烙印，浸淫到每一个细胞中间。她们是两个奇异的女孩。是两个狐媚的小妖精。

苏鸟有很好很好的嗓子，清脆玲珑，但她从来不肯好好唱歌，她模仿着各种各样的声息，例如刹车声，例如玻璃珠在大理石地面上滚动的声音，例如疯子的嘶叫。她模仿得惟妙惟肖，你会以为她确实是一辆行将抛锚的破车，一粒凉滑的玻璃珠，或者是一个歇斯底里的疯子。

相形之下，苏幻显得过于斯文。她常常单独走路，脚尖微踮，像个芭蕾舞演员。她一个人走很长很长的路，漫无目的地，不断回头去看自己的影子。苏幻宣称自己能在任何情况下看见自身的影子，哪怕是阴阴的天，哪怕是没有月光星影的暗夜，她的影子也总是忠诚地跟随其后。即使当她站在浓阴底下，一旦转身回头，她的影子照样会从树影里浮现出来。不仅如此，苏幻的影子是有颜色的。有时是澄净的蓝，有时是燃烧的轻金，有时是黑。苏幻的影子是她身体的一部分。

当然，大多数的时候，苏幻和苏鸟是一个整体。她们齐



齐僵立，接受惩罚或赞美，不约而同地颌首凝视自己的鞋面，不约而同地牵牵衣襟，不约而同地吮吸左手的拇指——对了，她们有着与众不同的左手拇指，纤细，萎缩，黝黑，不停歇地抖动，类似于甲克虫颤动的手足。

纤细的、昆虫的触须。抽动的拇指。她们一生下来便是如此。

我在夜间偷窥过它们，在暖暖的睡眠的气息里，它们毫不疲倦地悸动，两个女孩，两根手指，竟然是一模一样的频率，似乎被冥灵中某种权威的口令指挥着，充满了神秘的玄机。

我瞪眼望着它们，渐渐觉得悲哀。那一刻，我是多么渴望能拥有这样的拇指，微小的、怪异的、生动的，一刻不停地动啊动啊动啊。看得久了，你会觉得它们是有呼吸的，可以说话，可以跳舞，就像两个缩小、缩小的孪生姐妹。

我的孪生妹妹，苏幻和苏鸟，她们左手的拇指上戴着纯银的护套，护套光滑精致，大小与普通的拇指并无二致，足够让她们纤细、萎缩、黝黑的指头在其间一刻不停地抖动。

苏幻和苏鸟，她们能够成为两个著名的时髦叛逆的新新女孩，很大程度得归功于有关纯银护套的创意。

纯银护套在她们的校园里风行起来，女生发起嗲来，总是挤出一把甜腻柔软的小嗓子，翘起戴着护套的大拇指。苏幻和苏鸟，她们着实误导了这群搔首弄姿的小女人。

有猥亵的男生在课桌里留言：美眉，我爱你的智慧，我爱你的护套，爱你戴着护套的大拇指，它让我有喷射的冲动。



那大约是她惟一一次恍惚的爱情。没多久她因吸食过量的摇头丸被送进医院，她的恩客替她结清医药费，出院以后她不再提及那羞怯惊慌的男孩子。

其间我当过保洁工，当过调酒师，当过财产保险推销员。我赚钱给自己买书买衣服买碟片，赚钱给妹妹买书买衣服买碟片。我把握住自己，孜孜不倦地读完了我的大学，读完了古代汉语专业的硕士。我，苏画，我的生存际遇是股市的大盘曲线图，走势不定。

现在，我是一名优秀的社会新闻版记者，供职于本地发行量惊人的一张市民报。另外有三家实力相当的媒体派出猎头游说我的加入，我持币观望，为短期之内没有遭遇熊市的隐忧而沾沾自喜。

每周星期六，我们三姐妹都会回家吃晚餐。餐厅里悬挂着父亲的杰作，巨大的一幅，镜框装裱起来，里面是圣斗士那一类的漫画少女，身着铠甲似的贴身背心、格子布的蓬蓬短裙，手持宝剑，长发飞扬，一派神气活现。

父亲的妻子用腥味很重的咸鱼款待我们。咸鱼是海岛的食物。咸鱼的肚子里有风潮和海浪纠缠不清。咸鱼让人有晕船似的恶心。我和我的孪生妹妹，我们不动声色，礼貌周到地微笑，略略动箸。

厨师本人却津津有味，以至于有一缕浓稠的涎水滴下她的嘴角。咸鱼是她的周末盛宴。我的继母，她是个恐怖的女人，在坚实的泥地上长大，吃着丰沛的蔬菜与淡水鱼类，竟对残杀与吞噬海洋生物兴致盎然。

我的继母是典型的江浙女人，她有一张好看的脸和一个圆实的肚子，人们以为她是辛苦的中年孕妇，但她不是。她